我给陶安洲介绍了一个女朋友,那女孩却粘上我了

12

黄梵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陈小楠父亲病逝,母亲清月独力撑持着贫寒之家。母性及挣脱底层的愿望,使她为改变儿子未来的命运而苦苦挣扎,这个屈辱的过程,牵引出一段隐秘、久远而浪漫的往日故事……而清月唯一愿望所寄的儿子,却在青春的躁动中不能自拔,反抗,叛逆,毫无良心地消耗着青春,消耗着清月的母爱。

[上期回顾]

我上了大学,马林带人来帮我搬行李。在大学校园里,我努力学习,而我周围的同学都在混日子。我的努力在他们眼里成了笑话,并且因此起了冲突。其中一个叫憨仁的同学,更是三番五次对我挑衅。我把自己的烦恼告诉马林,他轻而易举就帮我解决了问题。

烦恼人生

我的朋友陶安洲出现了

我最亲密的朋友不在班级里。那时,我已经做了准备来认识一个怪才。当见到一个叫陶安洲的同学从口袋里抽出写满诗的纸巾,我感觉他就是我缺少的那种朋友。我打定主意要和他认识。接下来合班上大课时,我赶紧坐到他的身边。他的脸色苍白,好像刚从魔窟洞里逃命出来一般。由于毛手毛脚,他忘了带钢笔,我大大方方地把笔递给他:“我这里有。”见他额上沁出一道道汗,我好奇地问,“你是一路跑过来的?”他点点头,然后长吐一口气说:“其他老师的课都可以不听,但我不能不听樊老师的课。”

樊老师是一个三十来岁的英俊男人,从不像其他老师嘴里嗯啊半天才吐出一句话。只要见了樊老师的气度和衣着,就明白他本人也是一本读不完的书。上第一堂课时,他用楷体在黑板上板书了自己的姓名:樊颜刚。他教的高等数学好像花不完他的精力,上课时几乎每隔十分钟,他心里的诗感便会跃动起来。于是他就从数学里的希腊字母开始,给我们打开一个荷马的世界。陶安洲总是坐得离老师很近,绝不允许自己漏过老师讲的任何一句话,他就像一头拉磨的驴被拴在讲台附近,到课间休息时,也不愿履行放松自己的职责。

陶安洲告诉我樊老师有很多诗一直锁在抽屉里,不遇到真正懂诗的人,绝不会拿出来示人。于是围绕在樊老师周围的神秘气氛,也越来越浓。我开始变得像陶安洲一样,对樊老师的一切言行如痴如醉。

一到课余时间,这位上课惜言如金的同学便滔滔不绝,我除了不停地点头,挥打一下从我面前飞过的苍蝇或蚊子,多半时候我只能一言不发。有一天,我终于利用他说话的停顿开了腔,“喂,你能不能交一首诗给我,我帮你改改?”

“什么?你能帮我改诗?”只见他一阵脸红,说话的声音也颤抖了。

“我记得看过一眼你的诗,我感觉能改得更好一些。”两人认识以来,他大概从没在我脸上见过那么自信的神情。

“那好啊。”一阵沉默后,我看到他的脸上终于绽出了笑容。

我不管改诗的事会不会让他不高兴,照旧顺着心里的冲动去做了。一首二十行的诗被我改得只剩下十行,因此,我誊好了拿给他看时,他一开始有些愣着。慢慢地,我看见他的眼珠子发亮了,他若有所思地转过身来,表情非常严肃地看着我,嘴唇哆嗦地说,“虽然这不像我的东西了,但改得非常好,看来你比我更适合写诗。”

我给陶安洲介绍了一个女朋友

“我认识你一个女老乡……”有一天我对陶安洲说了一个主意,“你和她谈不谈我不管,但你们应该认识。”我好像爱不起来这样的女孩,假如她一直只把脊背对着我,我会把她爱得要死,她有着咄咄逼人的身材。偶尔她掉过脸来,我心里便开始嘀咕:“完了,完了。”她的那副玳瑁架子的近视眼镜,让我后悔爱上她的背影。可是不管见到哪个女孩戴眼镜,陶安洲都会雀跃一番,“嗯——,女孩戴眼镜就是好看。”

他的女老乡有个很中性的名字:蒋双。说话时有喜欢抚摸自己耳朵的习惯,尤其在众人面前发言时,不用手把耳朵捏揉得通红,似乎很难做到心安理得。我和她在校刊编辑部认识以后,心里便闪出一个念头。她戴的近视眼镜在我眼里虽然有点煞风景,但她的形象肯定能钻进陶安洲的心里。冲动之下,我约他们两人周末一起出游,去了校园背后那个庞然大物的无想山。

出游之后,我和陶安洲在校园里散步身边便多出一个人。有了蒋双在身边,陶安洲几乎不再跟我拌嘴,哪怕我的话硌得他想骂娘,他也只惊讶地看我一眼。我看出他为自己在蒋双面前说话定了分寸。他胸中汹涌的傲气,与他对蒋双的谨小慎微相比,又算得了什么呢?蒋双和我们的合照被他贴在床头,点缀着他堆满书籍的铁床。有一次,我们三人去他宿舍玩,蒋双被他贴的照片吓了一跳,“你这是干吗?我照得丑死了,不能贴,不能贴。”一阵怪响后,陶安洲有点心疼蒋双把照片从墙上撕了下来。“没什么关系呀,不是照得挺好看的吗?!”蒋双用手紧紧攥住照片,一反常态显出往日没有的倔强,“不行,你要贴在墙上得经我同意才行。”陶安洲窘得红了脸,一时语塞,脸上勉勉强强挤出一丝笑来。

“你不要怪陶安洲,我也在宿舍里贴了,是我和他说好的,为了纪念我们三人第一次出游。”我飞了眼色给陶安洲,示意他只管听我说就是。我发现我跟马林在一起练出了编谎话的本领,所以张口就来,倒也方便。蒋双大概没料到我也会贴,一时不知该怎么开口。她的脸一下红了,反倒不好意思起来。末了她手掌朝下把照片还给陶安洲,“那……那下次照张好的再贴吧。”

陶安洲越是在蒋双面前显得气度寒碜,我看了越是引以为忧。后来逢到三人一起吃晚饭,我便故意从食堂晚走一会,给他俩腾出空先去操场溜达。几次下来,陶安洲已经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遐想中。遇到我向他打听两人关系的进展,他便斩钉截铁地说:“已经在谈了。我越来越觉得她对我最合适。”“倒也是噢。”我嘴上表示赞同,心中的失落感却难以描述。

后来我吃完饭屡屡借口又有什么事时,蒋双不干了。她拉着陶安洲执拗地静候在食堂门口,直到我磨磨蹭蹭从厅里出来。“走,我们一起去山那边转转。”她见了我立刻显出一派孩子气。我扯谎说有事不能去,没想到她竟赌起气来,“你要再不和我们一起玩,这三人帮可就散了,我也不来了。”

“陶安洲不正好可以陪你吗?”

她迅速望了陶安洲一眼,说:“不行,我这人挺贪心的,就要你们两人陪我。”那天我屈服了,三人去了无想山对面的一处小湖。夜深人散后,我思前想后,替陶安洲捏了一把汗。我似乎忽然看清了她与我们捉的是什么迷藏。

那女孩钻进了我的脑子里

我因为忽然明晰起来的烦恼,第二天就去找了陶安洲。在静得能听见树叶声的小路上,我接二连三地问他:“你怎么确定她已经把你当恋人了?”“你们有口头或书面的表示吗?”他被问得愣了好半天,后来黑了脸没好气地说:“你非要弄清这个干吗?你是不是对她也有想法了?”“我靠,你这人真会误解人哪。”不过,我不能排除自己在内心深处确有此念头。我违心地建议他尽快把两人的关系落实下来,朋友就是朋友,恋人就是恋人。

事情是越掺和自己越不清白,我二话不说干脆躲着蒋双。尽管她的身影始终占据着我的脑海,但我还是和文学社的人聚到一块。他们已经形成每周在茶馆聚会的习惯。刚刚延伸到山脚下的一条新街,耸立着茶馆等一排洋铁皮色的建筑物。穿过茶馆长长的走廊,就到了大家喜欢去的露天庭院。第一次我就迟到了。远远就听见熟悉的嗓音,我有点愣住了,这不是颜玉老师的声音吗?深入打听才知道,颜玉老师是文学社的顾问。她见了我劈头就来了一句,“我给大家介绍一下,这是我的干儿子。”她略微有点醉意了,我很愕然她的跟前摆着两只空酒瓶子。我不晓得文学社的人和她已混到互称朋友的地步,所以当时我窘促得不行。无法相信他们都信了颜玉老师带醉意的打趣话,他们的思绪似乎被这句话牵动了。那些女孩马上装出冷凄凄的样子,用嗲里嗲气的声音嚷道,“不行不行,我们也要认颜玉老师做干妈。”

有好几个女孩看起来都比蒋双漂亮,说话的口气也不像蒋双那般硬邦邦。说来也怪,就算她们美若天仙,我还是无动于衷。文学社的男生说起来都喜欢小说诗歌,但多数是被文学社的漂亮女生所吸引,遇到发言也是想着法子吸引女生的目光。

优雅张用奖励法博得老板和下属欢心

2

苍翠香调 著
中国商业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顶级化妆品公司的靓丽女人们,真实残酷的生存斗争,职场、情场、名利场,八个故事,N种人生。一样的处境不一样的处理方式,从土匪张与优雅张的不同应对中体察管理的艺术。经销商VS经销商?公司VS经销商?平铺直叙中揭示工作的本质——你究竟为谁工作?细节无处不在,三个实习生有不同的结局。

[上期回顾]

一家化妆品公司来了两位接班人,两人都是女性,都姓张。下属分别给她们取了外号,一个叫土匪张,一个叫优雅张。新官上任三把火,很快,土匪张的手下们率先传来噩耗,土匪张将他们下个月的指标抬高了30%,引起下属不满,但土匪张自有一套,很快使得下属出现内讧。

职场谋略

有人辞职了

话说简多了几家重点商场,渐渐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,这些商场,竞争最为激烈,比她以往管的商场不仅背的指标更重,而且促销也更频繁,有土匪张罩着,货与赠品自然不愁了,但是,所有的产出,靠的是销售人员,这却是简的软肋。

B品牌有一支专门的促销队,真正云集了B品牌的销售精英,一个顶三,就拿队长来说,那是年年公司的TOP SALES(销售冠军),每个月提成奖金就有一万多,由销售主管凯文管着,平时休息,哪个商场有促销去哪支持,这支促销队一共十来人,全是由当初凯文带进公司,或一手提拔上来的,凯文还真有一套,这些人个个对他忠心耿耿,随便哪个品牌挖也是挖不动的。而凯文,正是被土匪张抽走重点商场的那个。他一看势头不对,二话不说,将促销队的精英全部调入自己管的几家商场,将没有战斗力的“老弱病孕”替换进去。

销售都是看数字的,数字骗不了人,促销的目标是公司上层决定的,完成不了,那就是销售主管们的责任,前两天的业绩出来,品牌经理、总监脸色都难看极了,货没问题,商场没问题,那就是人的问题了,简也知道自己连借口都难找,急得一嘴的溃疡。

简不是拉不下脸求凯文,知道求也没用,情急中倒也逼出了潜能,将所有参加促销的BA(美容顾问),拉到后场一个一个地骂,骂得灰头土脸后,再拍出厚厚一叠人民币,宣布,从现在起,每个人每天必须完成多少销售,完成不了,奖金全部没有,并且义务留下来加班直到商场打烊,完成了的,除公司奖金外,到她这里来另拿一百元现金奖,超额完成50%的,再加一百元。

重赏之下,BA们果然生猛,丢下平日里死样怪气的作风,对每个驻足的顾客150%的热情。这样做了几天,居然顺利完成了任务。

简好生得意,原来自己的能力完全不输给别人嘛,土匪张也满意,语气目光更柔和了,一个觉得自己有眼光,一个觉得终于遇到伯乐,两人感情由假做真,迅速升温,开始相伴进出。

而这个团队最没有声音的南希,却在一个周末给土匪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:逆交辞职报告了。

土匪张暗喜,喜到都忘记假装挽留一下,直接问:“什么时候交接?”南希柔柔地说:“我都行啊,新人来了,马上就开始吧。”

土匪张欢天喜地招人去了。

优雅张深得人心

花开两朵,各表一枝,优雅张的团队,历经两三个月的考察及对优雅张之前公司的打听,总算是对优雅张彻底放了心。

优雅张为人温和,具有亲和力,和她无论谈什么,她说得最多的就是:“你说得对。”“嗯。很好,感谢你。”“辛苦你了哦。”从来不会问:“你现在在哪?”“你在做什么?”到了后面,大家甚至会主动跟她谈起公司里的人员八卦,优雅张也总是笑笑,认真地说:“事情都有两面性的,说不定她有自己的苦衷呢。”

刚开始也会有人说她虚伪,被土匪张的手下麦可听见了,马上就说:“我怎么就遇不到这样的老板,虚伪?我现在就爱虚伪,总好过天天吃油泼辣子!”

优雅张刚来的这三个月,没有出一个政策,高层的会议中,与土匪张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不同,第一个月说自己还在学习中,第二个月说自己还在思考中,第三个月说在整理思路。酝酿了三个月,第四个月出来的工作计划,也看不出什么大刀阔斧的改革,不过PPT做得很精美,加强了与培训、市场更多的合作,所以同时在下财年的费用预算中,也向老板要了更多的钱。

大老板会这么爽快地批复吗?当然不会,虽说品牌公司花钱如流水,但大老板的KPI考核,可是要考察公司的盈利、收入和支出的。花钱痛不痛快先不说,起码也要让他看到你的项目值不值得投钱。

优雅张花的第一笔钱,便是带团队去日本游,犒劳团队一年来的辛苦,本财年不仅完成了公司给的指标,还超额了20%,这种奖励,公司一直都有,大老板自然没意见,只不过一看计划书,居然多出了十几个人,优雅张用很好听的声音解释说:“培训部的同事也很辛苦,帮助了我们很多,销售与培训是分不开的,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,我们也难以调教出优秀的BA,我想趁这个机会,去深入谈一谈下财年的BA晋升计划。”老板点点头,表示同意:“那么,市场部呢?”

“我们下财年会对很多旧的柜台进行翻新,而我们的品牌在日本有很多新柜台,不仅受到欧洲总部的好评,而且对销售的产出也很大,Merchandiser的同事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参观一下她们的柜台,比看平面的图纸更有参考价值。”

优雅张一番娓娓的解释,老板在听她重复了第N遍“团队合作”之后,大笔一挥,签了名。

消息传开,土匪张忍不住对简抱怨:“拿公司的钱做人情,收买人心罢了!我最不屑做这样的事情,有本事,拿销量、利润来比!”

简琢磨道:“要不咱们也去玩一趟?带上我们的培训和市场?”土匪张立刻翻了个白眼:“我们的预算又不是多得没地方花,培训、市场都比我们有钱,凭什么我们请他们去玩啊?市场部花的都是我们一分一厘挣下的,倒应该他们请我们才是!”

土匪张对简虽然嘴巴上这么说,实际上心里清楚得很,这一回合,已经输给了那个女人。不去旅游,倒不是真的心疼钱,钱是公司的,要是能收买得了人心,她何乐而不为?只不过这招人家已经用了,就算拷贝也要拷贝个更好的,方才有效,而且销售经理毕竟不是总监,拉着其他部门的人去旅游,出师无名,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

新来的周

南希在一个月之后静悄悄地离职了,连最后的告别信也写得很简单,说自己身体不适,回家休养一段时间,感谢大家,保持私人联系云云。本来土匪张还担心她会在最后一刻告她一状,来个什么骂街的邮件抄送给全公司,现在倒是放心了,连交接书都签得爽快,新来接任的主管也到位了,正是以前与自己打天下的业务员周。

周的到来,真正让其他三位主管见识到什么是亲生的什么是继子。周以前是做快速消费品超市分销的,对化妆品的柜台管理和销售执行还是相当的陌生,首先就拿柜台BA来说,个个人精,玩你没商量,嘴甜心苦,上头一脸笑,脚下使绊子,明是一盆火,暗是一把刀,两面三刀,欺上瞒下,周哪里是这些人的对手,柜台上的账倒也好对,顾客交钱都是直接到收银台交给商场的,但是那些赠品,单百盛一个柜台,周就对了一礼拜,也没对出个头绪来,只得向土匪张求救,土匪张二话没说就到了百盛,手把手地教起来,等到周也学得差不多了,两人发现,坏了,柜台上足足消失了价值30万的赠品小样。

抓个柜长来问,原来也是新任还没超过两礼拜,一问三不知。土匪张知道不妙,亲自一一隔离审问柜上BA。BA们知道少了赠品,自然你推我、我推你。别说威逼,就是利诱也查不出什么,土匪张脑子也转得快,放下跟BA的纠缠,迅速带着周将之前南希的柜台彻底清点了一遍,发现每个柜台都有少了的小样。加在一起,过百万。

土匪张恨得牙痒痒,不会叫的狗,咬人啊!南希看着一副老实相,倒给老娘玩这一招阴损的。周在一边,吓得大气不敢出,是她与南希交接的,柜台少了这么多的赠品,之前交接的时候居然也对不出来。

一时间,无数个念头在土匪张的脑子里旋转:报警?证据呢?柜台小样是按照柜台的订货量来配比,既无任何收据,也无南希签名的签收单,都是直接发往柜台。非卖品价值三十万,按照公司的成本价来算,也不过10来万,也算不上什么大案子,惊动了警察,也就成新闻了,公司追究起来,天王老子也保不了自己,不报警,报告公司?自己也难逃处分。南希啊南希,哄了我痛快签名,原来你是杀人不见血啊!